



78岁老党员的“犟”与“守”

武隆区桐梓镇刘胜福：为乡亲为乡愁，犟得有理，暖在乡野

老记伏枥

联系电话
17708339062



人物简介

刘胜福，1948年12月出生，现年78岁。196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74年3月参加工作，2002年1月退休。在职期间，多次获评武隆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。

退休后，2020年11月担任武隆区桐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、红色文化挖掘与宣讲骨干；2021年6月至2023年6月，任中共重庆市武隆区桐梓镇机关离退休党支部书记。2021年3月获评武隆区第二届“新时代乡贤”，同年7月荣获武隆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

3月14日，春日的薄雾还未散尽，武隆桐梓镇官田村的乡间小路上，泥土混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。循着当地人的指引，记者见到了78岁且已有60年党龄的刘胜福老人。他就站在自家院坝口等着我们一行，身着一件干净的蓝色羽绒服，头发花白却梳得整齐，老花镜架在鼻尖，脸上立马绽开笑容，嗓门洪亮：“你们来啦？快进屋坐！”几句话的工夫，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那股子山城老人特有的爽朗，一下子消弭了初次见面的陌生，这是刘胜福给我最深刻的第一印象。

老人的屋子不大，一间偏房被改成了“工作室”，推门进去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堆满手稿的书桌，桌上、椅边、墙角，摆着一沓沓手写的笔记本和泛黄的史料，《武隆县志》《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》被翻得卷了边，页脚满是批注。他搬来小板凳让我们坐下，自己拉过一把椅子，刚坐下就指着桌上的书稿笑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这几年的‘宝贝’，还在磨，还在磨呢。”说话间，又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那股子开朗劲儿，完全不像是年近八旬的老人。

调解桌前的“犟老头”：只要我们有理，我就犟到底

聊起前些年做人民调解员的日子，刘胜福的话匣子一打开，那股子认死理的犟劲就藏不住。2020年，镇里找他当专职人民调解员，当时已72岁的他，一辈子没摸过法律条文，连电脑开机都费劲，身边人都劝：“一把年纪了，享清福不好，瞎折腾啥？”可他一口应下，嗓门亮堂：“组织信我，群众找我，这事我就要干！”

这份犟，是啥都不会偏要从零学起的不服输。“那时候啥子都不懂，别人能会，我咋就不能？”老人伸手拿起桌上磨破封面的普法手册，“法条看不懂，就逐字逐句念，念十遍百遍，记在小本子上走哪带哪；不会用电脑录案子，就先手写笔录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摁进手机再上传，一样搞定。”说完，又爽朗地哈哈大笑。

这份犟，是为百姓讨公道的不松口。2021年春节前，听说十几名农民工的工资被老板拖着不给，眼看年关将至，大伙拿不到钱回家，他的犟脾气立马来了。“农民工在外干活，拼的是力气，挣的是辛苦钱，凭啥被拖欠？”他立马找到老板，对方含糊其辞、耍心眼想躲，他就天天堵、次次找，软磨硬泡整整一周，摆事实、讲法理，磨得老板没了辙，总算把大伙的工资一分不少地要了回来。“他想躲，我偏不依，只要我们有理，我就犟到底！”说到这，老人拍着桌子笑，哈哈两声里，全是为百姓办成事的痛快。

这份犟，是面对质疑谩骂也不低头的认死理。随后三年，91件矛盾纠纷、87万余元涉案金额，大到边界纠葛、财物纷争，小到邻里拌嘴、家庭矛盾，但凡找到他的，



▲刘胜福所写的部分《激情澎湃桐梓山》手稿
▲刘胜福在写稿子

他都一一接下。有人不讲理，对着他质疑，甚至破口大骂，他不恼、不退，就杵在那，掰开揉碎摆事实、讲公道，愣是凭着这股犟劲，让不少剑拔弩张的双方握手言和。

如今虽不再做调解工作，可镇上邻里有解不开的小矛盾，还是要找他这个“犟老头”。只要喊一声，他依旧会去搭把手、说句公道话。在桐梓镇的百姓心里，这个“犟老头”，犟得可爱，更犟得让人安心。

青山间的“寻史人”：桐梓的故事，得留给后人看

聊到红色文化挖掘，刘胜福起身拉着记者，走到书桌旁，翻出一沓厚厚的手稿，“从2019年开始，我就开始收集桐梓的红色故事，一晃这么多年，总算搜集了不少。”他轻轻摩挲着这份近10万字的手稿，语气里满是珍视。

为了这些资料，老人没少折腾。桐梓的山山水水，都留下了他的脚印。为了核实一个历史细节，他顶着烈日从镇上跑到村里，找亲历者、知情人询问；为了查一份史料，他往返城区和桐梓，泡在资料室里一坐就是一天。“那时候累是累点，可找到一点线索，就觉得很有价值。”他笑着说，又想起搜集资料时的难处，“要到处去找人打听，还要去好些个地方查阅资料，有时候一个问题要几个月才能弄清楚。”

特别是当地烈士的故事，他更是重视。“我们官田村有位志愿军烈士叫刘自余，他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，老婆都怀了娃，结果牺牲在战场上，娃儿出生后，一辈子没见过爹，就留了一张照片。”说起这事，老人的声音低了些：“我去见过他儿子，他捧着照片掉眼泪，说‘我从没见过我老汉’，那一幕，我记到现在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英雄不能被忘记，我要记下来，桐梓的红色故事，不能丢，得留给后人看。”

说着，他带着我们走出屋子，沿着乡间小路往村头走，脚下的路坑坑洼洼，他却走得稳健。路过一片田埂，他指着远处的山：“那就是桐梓山，许智伟、谢毅然他们五位烈士，就是在这为解放事业牺牲的；那边的路，是桐梓的第一条公路，修的时候可不容易。”他边走边说，像是在介绍自己最珍贵的宝贝，每一处地方，都藏着 he 搜集的故事，每一个名字，都刻在他的心里。

如今，他的《激情澎湃桐梓山》即将定稿，书稿里，不仅有70多位桐梓籍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事迹、五位烈士的壮举，还有桐梓的产业发展，老鹰茶、竹笋的种植，镇上的旅游景点，甚至桐梓“一镇三乡”的发展变迁，他都想一一写进去。“我是桐梓人，在这工作了一辈子，把桐梓的故事记录下来，是我的梦想。”风吹过山间，带着老人的话，飘向远方。



▲刘胜福的手稿

乡土中的“守艺人”：家乡的老味道，不能散

走回镇上时，路过一处老院，刘胜福停下脚步，随口念起：“天上明晃晃，地下水幽幽；抬头一望，臂力齐上……”念完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这是我们桐梓的报路歌，以前抬嫁妆、搬大件，脚夫们就靠这吆喝提醒，现在会唱的人少咯。”

在他看来，红色文化是桐梓的脊梁，民俗文化就是桐梓的根。桐梓的“望媒歌”，是旧时女子婚嫁的歌谣，反映着她们对爱情的憧憬，如今几乎失传，他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靠着回忆，再走村串户寻访村里的老人，一字一句记录、整理，硬是让这首老歌谣重焕生机。还有薅草歌、竖房词，这些口口相传的乡土歌谣，他都一一记在本子上，反复核对，生怕记错一个字。

闲暇时，他还扛起了刘氏家族追根溯源的事，走村串户采访老人，搜集家族史料，让家族记忆和乡土文化融在一起。他还自编快板词、乡土歌词，牵头组织镇上的文化活动，把老人们聚在一起，唱唱老歌谣，说说老故事，让沉寂的乡音重新在桐梓的街巷响起。“这些都是家乡的老味道，丢了，桐梓的韵味就淡了。”他说，做这些事，虽然有些辛苦，可他甘之如饴，“能做一点是一点，总要让这些‘老东西’，一直传下去。”

午后的阳光洒在桐梓的山间，给错落的房屋镀上一层暖光。和刘胜福老人的畅谈，从清晨到午后，他的话里、笑声中，全是朴实的真心、爽朗与执着，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。已78岁高龄的他，却从未停下脚步，做调解、挖历史、守民俗，件件事都干得踏踏实实。

临走时，老人又站在院坝口送我们，依旧是爽朗的笑：“有空再来，我再跟你说说桐梓的故事。”望着老人的身影，渐渐消失在桐梓的青山绿水间，我们忽然明白，所谓初心，不过就是像刘胜福这样，一辈子扎根乡土，一心为家乡做实事，纵使年华老去，依旧心怀热爱，步履不停。而桐梓的山山水水，也因为有这样的老人，藏着永远温热的故事，留着永远鲜活的根脉。

上游财经-重庆晨报记者 刘波 摄影报道

▼刘胜福在与村民沟通调解

